

辞书研究文库
CISHU YANJIU WENKU

词的结构、功能 与语文辞书释义

苏宝荣 著

CI DE JIEGOU GONGNENG
YU YUWEN CISHU SHIYI

上海辞书出版社

辞书研究文库
CISHU YANJIU WENKU

词的结构、功能 与语文辞书释义

苏宝荣 著

CI DE JIEGOU GONGNENG
YU YUWEN CISHU SHIYI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词的结构、功能与语文辞书释义/苏宝荣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8

(辞书研究文库)

ISBN 978-7-5326-3442-2

I. ①词... II. ①苏... III. ①汉语—词语—研究②汉语—辞书—研究 IV. ①H13②H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20119 号

责任编辑 王慧敏
助理编辑 李丽静 刘宁静
装帧设计 姜 明

辞书研究文库

词的结构、功能与语文辞书释义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5 插页 2 字数 220 000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3442-2/H·480

定价: 32.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21—64322465

出版说明

20 世纪 80 年代,《辞书研究》创刊不久,便推出了“辞书研究丛书”,旨在“为辞书的理论建设和有关材料的收集,从而为辞书事业的兴旺发展”多贡献一份力量。近三十年来,该丛书陆续出版了二十来种辞书学专著,其他兄弟出版社也陆续推出了各具特色的辞书学理论专著。这些著作构成了蔚为大观的辞书学园地。

辞书学研究推动了辞书编纂出版事业的发展,辞书编纂出版事业的发展又不断丰富辞书学研究的内容。作为一门新兴的应用学科,辞书学研究成果本身也有一个逐步累积、稳定、成熟、系统,并进而与时更新的问题。正基于此,我们策划了这套涵盖辞书学主要方面和基本问题的“辞书研究文库”。“文库”中的选题,有的是经作者作了或多或少的修改甚至近乎重写的修订本,有的是作者的新著。文库中各书的内容,有的偏于传统,有的则关乎计算词典学、学习词典学、交际词典学等新起的学科。

“文库”的选题是开放的,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力作来充实“文库”。

上海辞书出版社
辞书研究文库编委会
2011 年 7 月

“辞书研究文库”总序

曹先擢

2009年10月在杭州开会，庆贺《辞书研究》创刊30周年，大家热情肯定《辞书研究》的成绩，希望在新的起跑线上向前，向前，再向前。现在看到他们新推出的“辞书研究文库”，想起那次会，我对他们更充满敬佩之情。

辞书史告诉我们，理论很重要，还告诉我们辞书理论的研究是发展的。这种研究在古代是编书者自己来做的，所以当时的字书、训诂书、音韵书等大都有“序”（也作“叙”）。洪诚先生的《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文选》，其中有《说文解字叙上》、《切韵序》、《中原音韵自序》等。20世纪有了现代辞书和辞书理论，在字典、词典里我们读到以“序”的形式讲述有关理论问题的佳品，如《辞海》（1936年）有黎锦熙的序；朱起凤的《辞通》，其排在最后的是自序，前面分别是章太炎、胡适、钱玄同、刘大白、林语堂等人的序，篇篇珠玑，是缩微型的论文，我最喜欢读。《新华字典》（初版）、《现代汉语词典》的“凡例”学术含量很高，可以学到许多语言学 and 辞书学的知识。王力的《同源字典》序是“同源字论”；《王力古汉语字典》有王力的序，其中讲到词义的概括性问题，词义的时代性问题，同义词问题等，都是辞书编纂中的理论问题。

辞书理论研究的进步集中反映在诸多理论专著的出版，1990年以后似乎进入了一个丰收期，真是百花盛开，各展芳姿。现在推出“辞书研究文库”是一个及时之举，可以展示辞书理论的成就，推动辞书的发

展,推动辞书理论的发展。

这套文库有特色,所涵盖的门类比较多,有通论方面的,专论方面的,有学习词典的,有辞书史的,对我来说有较为熟悉的选题,也有我陌生或很陌生的选题,它们对我都有吸引力。

文库准入门槛不低,严把质量关。有许多著作出版有年,有口碑,这次选入文库,仍作了修订,难能可贵。还有的书是这次新出版的,我注意到有些选题其研究的内容,不少曾写过单篇文章,有学术积累。总之,这套文库精品意识强,是一个特点。

这套文库比较集中地展示了近些年来辞书理论的成就,无疑将会推动辞书事业的发展,推动辞书理论的发展。

2011年5月19日于北京方庄补拙斋

前 言

本书是在笔者所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词的功能义研究与语文辞书编纂》的终期成果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汉语与西方印欧系语言存在类型上的差异,缺乏显性的形态标志和形态变化,语义(词义)的认知与研究对言语交际的环境(即其所处的言语结构和实现的交际功能)具有更大的依赖性。因此,作者认为,为了进一步推动汉语语义(词义)的研究,必须坚持古今沟通、中外融汇、语义与语法(即结构与功能)相结合的原则与方法。本书正是在此方面做探索性的研究工作。

全书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结构与语义。以词义的最小的切分单位——语素和词义的最小的分析单位——义素作为研究的基点,对传统的语素理论和“义素分析”方法进行了回顾与反思,做出了新的阐释,提出汉语语义研究的基本单位应分为语素与词两个层级、以“语境”中语素的组合关系作为认识与提取“义素”的基础、语言中存在与词(或语素)自身意义相对的结构义等重要观点。在此基础上,揭示词义的层次结构的重要方面——表层“所指义”与深层“隐含义”,并对复合词的内部结构进行了多层面、多视角的分析研究,同时指出汉语具有不同于印欧系语言的某些特殊结构形式(如“名量结构”、“副十名”结构等),主张摆脱无谓的争论。

第二部分,功能与语义。与传统“功能义”讲虚词的语法意义不同,提出普通词语(名词、动词、形容词)也具有“功能义”的观点,将由词性

(或语法功能)不同导致词义变化而形成的词义称为“词的功能义”。在语言结构的深层,语义与语法是融为一体的,语言中的词语总是同时处于语义和语法双重结构的制约之中。语义是形成语法聚合的基础,同样,词语的功能与分布也直接影响词义的变化。而对词在特定语法功能下(或“语法结构”中)所具有的意义,即词的功能义,由于其自身具有语义、语法的双重属性,尚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本书坚持语义与语法相结合的原则研究汉语的词义,提出“词的功能义”这一新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较为系统、科学的阐释。具体分为以下四个方面:一、功能对词义的影响与词的非常规功能义;二、汉语的“语法—语义结构”与词的功能义的提取;三、词的非常规功能义的深层语义分析;四、词的功能义与语文辞书释义。并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现代汉语语文辞书中相对典型的词的功能义的例证及其释义方式进行了分类归纳。

本书坚持将词汇学理论与语文辞书编纂实践有机结合的原则,对语义学、词汇学研究的理论思考,大多是从语文辞书编纂实践的疑难与困惑中提出来的;而对理论研究中取得的成果都尽可能放到语文辞书编纂实践中去应用和检验。

目 录

“辞书研究文库”总序 / 曹先擢

前言 / 1

第一部分 结构与语义

第一章 词义最小的切分单位——语素 / 3

一、汉语语义研究的基本单位应分为语素与词两个层级 / 3

二、汉语语素组合关系与辞书释义 / 13

三、语素义与复合词词义的一致性与差异性 / 24

第二章 词义最小的分析单位——义素 / 29

一、对现行“义素分析”理论的回顾与反思 / 29

二、借鉴与创新

——以“语境”中语素的组合关系作为认识与提取“义素”的基础 / 37

三、对“义素分析”理论的前瞻 / 42

四、“义素分析”在词义研究与辞书编纂中的运用 / 49

第三章 词义的层次结构——表层“所指义”

与深层“隐含义” /52

一、词的表层“所指义”与深层“隐含义” /52

二、“隐喻类比”与“近义偏移”

——汉语多义词形成的两种主要途径 /60

第四章 复合词的内部结构 /70

一、语义分析与语法分析结合,理性思维与具象思维兼容

——关于复合词结构认知与研究的思考 /70

二、构成复合词语素的大小与层级、融合与变异 /79

三、复合词动词名词化转指的结构、语义分析 /88

第五章 词(语素)义与结构义 /96

一、词(语素)义、结构义及其在语文辞书编纂中的处理

原则 /96

二、语素义、整体结构与复合词的词义 /109

第六章 汉语的某些特殊结构 /116

一、汉语名量式合成词的结构及其界定标准 /116

二、汉语“副+名”现象的语义、语法分析与认知基础 /131

第二部分 功能与语义

第一章 功能对词义的影响与词的非常规功能义 /143

一、词的功能与意义 /143

二、词的非常规功能与词的功能义 /155

三、词的功能的游移性与词的功能义 /172

四、词的功能义的层次与类型 /175

第二章 汉语的“语法—语义结构”与词的功能义的提取 /185

一、传统“语境”理论研究的回顾 /185

二、“语境”的“三个层面”说 /187

三、词的“语法结构”与词的功能义(主要指非常规功能义)的提取 /192

第三章 词的非常规功能义的深层语义分析 /197

一、词语兼类的功能显示 /198

二、词语兼类的深层语义分析 /201

第四章 词的功能义与语文辞书释义 /206

一、现代语文辞书中词的功能义释义的有关问题 /206

二、词的非常规功能义释义模式探析 /212

三、词的功能义的释义与汉语语文辞书的词性标注 /222

四、汉语语文辞书的词性标注及其术语的“泛化” /238

五、词的功能义的释义与语文辞书释词用语的要求 /245

结语 /250

参考文献 /252

第一部分

结构与语义

第一章

词义最小的切分单位 ——语素

目前,语素理论虽然已经应用于汉语研究,但习惯上把它视为语法划分的底层单位。关于语素的定义,吕叔湘先生说:“最小的语法单位是语素,语素可以定义为‘最小的语音语义结合体’。”^①我们认为,作为“最小的语音语义结合体”的语素,就其组合能力上讲,它是最小的语法单位;就其表义功能来说,它又是最小的语义载体。简言之,语素是语法单位,也是语义单位。语素义,是话语片段中不能再切分的最小的语义单位。从语法角度看,词的构成单位是语素;从语义角度看,词义的构成单位是语素义。所以说,语素不仅是语法形式的底层,也是语义结构的底层。语义的基础性研究,应当从语素开始。

一、汉语语义研究的基本单位应分为语素与词两个层级

(一) 问题的提出

1998年1期的《语言文字应用》杂志在“把语言文字研究全面推向21世纪”的栏目中组织了一批专稿,其中有两篇文章值得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

一是《中西语言学的结合应以字的研究为基础》一文,强调语言的民族性。认为:“汉语的结构核心是语义……印欧语的结构核心是语法”,“与语言结构的性质相联系的问题就是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印欧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词,而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词’在欧洲语言里是现成的……汉语恰恰相反,现成的是‘字’……汉语里的‘词’

^① 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1979。

之所以不容易归纳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就是本来没有这样一种现成的东西(吕叔湘《语文常谈》)”。“以‘词’为基本结构单位来研究汉语,实际上已经离开了汉语的结构现实”,“要求语言学家根据汉语的特点来研究汉语。字是汉语结构的枢纽,是语音、词义、语汇、语法的交汇点,以字为本位来研究汉语,这是经过百年的探索、决心摆脱‘印欧语的眼光’的束缚而向汉语的回归”。^①

一是《语言学就是语言学》一文,强调人类语言的共性。认为:“语言学和其他科学一样并不存在国界……语言学研究要在 21 世纪迅速发展取得成就,这一认识是先决条件”,“要使语言学在中国土地上发展,这语言学必须是与国际接轨的语言学。说得更加正确些,必须是和其他国家土地上发展的语言学一样的科学”,“至于语言学的研究性质、目标和方法,更加不会是不同的语言各有一套。语言学就是语言学”。^②

从对以上两种形式相对、实质相辅的观念的思考中,我们认为:讲汉语的特殊性,不能违背语言学的一般规则;讲人类语言的共性,又不能脱离具体的民族化的语言。用汉字书写的汉语,在语义表达上与以拼音文字书写的印欧语言是有重要区别的。吕叔湘先生曾经说过:“‘词’在欧洲语言里是现成的,语言学家的任务是从词分析语素……汉语恰恰相反,现成的是‘字’,语言学家的课题是研究哪些字群是词,哪些是词组。汉语里的‘词’之所以不容易归纳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就是本来没有这样一种现成的东西。”而是“汉字、音节、语素形成三位一体的‘字’”,并且强调“专门指音义结合体的时候,最好管它叫‘语素’”。^③诚然,汉字是一种现成的单位,但却不能作为语言的基本单位。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不是语言自身,语言的基本单位只能从语言自

① 徐通锵《中西语言学的结合应以字的研究为基础》,《语言文字应用》,1998(1)。

② 徐烈炯《语言学就是语言学》,《语言文字应用》,1998(1)。

③ 吕叔湘《语文常谈》,三联书店,1980。

身去寻找。拼音文字所书写的是词,汉字所书写的除了能够独立运用的词以外,还有大量不能独立运用的构词语素。语素是汉语表义的最小单位,而语素又有独立成词和不能独立成词的区别。因此,如果说印欧语言进行语义研究的基本单位是“词”的话,汉语语义研究的基本单位应当分为“语素”和“词”两个层级。这样,既承认汉语的特殊性,又同普通语言学理论相沟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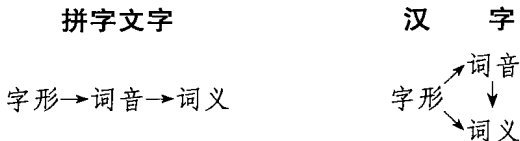
(二) 汉语语义学、词汇学研究的民族特征

多年来,在汉语研究,特别是语义学、词汇学研究上存在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上的分歧与争议,其核心问题在于是否承认汉语自身的民族特征以及如何将人类语言研究的最新成果与汉语研究民族特征有机结合的问题。回顾语义学、词汇学研究的历史,我们深深感到:语言的民族性差异在语义上表现得最为突出,而这种民族差异使语义规则呈现出异乎寻常的复杂性,使其成为语言研究的难点和重点。语义(词义)研究难题的突破,语义学、词汇学研究方法的更新,必须植根于对这种民族特征的深刻理解与揭示。

就词汇学领域来说,以汉字记录的汉语与以拼音文字记录的西方语言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汉语词形的二重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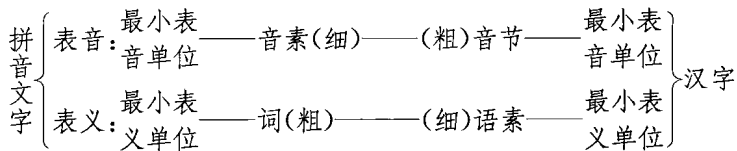
不同的文字体系与语言有着不同的联系,其表现语言的方式和程序是不尽相同的。作为表意文字体系的汉字与词的联系,同西方拼音文字与词的联系,有着重要区别:拼音文字与词的音、义联系,是线性的;而表意文字体系的汉字同词的音、义联系,则是环状的,如图:



从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拼音文字的字形和词义,都只同语音形式发生直接联系,而它们彼此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而表意文字体系的汉字,字形和词义不仅通过语音形式发生联系,而且词义和字形之间也存在着直接的联系。这就形成了汉语词形的二重性:词(词义)的语音形式和书写形式。汉语所特有的以音表义和以形示义的词形二重性及汉语词形到词义的可视性,是其区别于以拼音文字为书写形式的西方语言的重要特征。

其二,是汉语语素可分的现实性。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但不同民族、不同类型(或不同性质)的文字同语言的联系,用以记录语言的方式和程序是不尽相同的。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即文字),同文字本身所使用的符号(又称“字符”,即记录一定语言时不能再分析的“独立符号”)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文字的类型(或性质)由字符(即“独立符号”)的性质来决定。从字符所能表示的语言结构的层次来看,西方拼音文字的独立符号(即字母)所记录的是音素,为音素文字;汉字的独立符号(即单个汉字)所记录的是语素或音节,为语素—音节文字。如果作进一步的分析:从文字与语音的关系讲,拼音文字所记录的最小的独立书写单位是音素,而汉字所记录的最小独立书写单位是音节,汉字同拼音文字相比,相对粗疏;从文字与语义的关系讲,拼音文字所记录的最小的独立书写单位是词,而汉字所记录的最小的独立书写单位是语素(又称词素),汉字同拼音文字相比,相对细密。不同类型文字表音、表义的不同特征,我们可用下面的示意图说明:



事物的可分性是认识事物的根本途径。如果说,凭借文字进行语